

董其昌佚文二则辑考*

——兼述与洞庭王氏、京口张氏的交谊

王建勇

内容提要 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的整理出版，嘉惠学林。然是书搜罗、补辑亦有不尽详备之处，董氏的诗文作品或有遗漏。由明万历间王氏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及清代《京江张氏家集》之中，便可撷拾两篇董其昌佚文，为《震泽先生集序》和《明布政使司经历绍南张公传》。二文皆作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对这两则佚文进行辑考，既可弥补《董其昌全集》的缺漏和遗憾，更为考索董其昌与洞庭东山王氏、丹徒京口张氏的交往增补了新证据。

关键词 董其昌 《董其昌全集》《王文恪公集》《京江张氏家集》 王鏊 张觐宸

董其昌(1555—1636)是明代享誉天下的书画大家，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举足轻重。梁穆敬康熙五十九年(1720)所作《画禅室随笔序》云：“有明一代书画之学，董宗伯实集其大成。后之有志斯道者，未尝不希慕之。”^①《明史·董其昌传》亦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派，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②而且，董其昌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史领域也颇有建树，汪汝祿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画禅室随笔序》即称：“公为文章巨匠，出入石渠天禄，阅历名山大川，尽收入毫端，著作甚富。”^③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出版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全八册)，广泛收集董其昌文字作品，汇集董氏自撰著述如《容台集》《学科考略》《论文宗旨》和《举业蓓蕾》等，与后人辑录的《画禅室随笔》《骨董十三说》《香光随笔》《董华亭书画录》等，还收录了经董氏汇编修订的《通鉴集要》《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玄赏斋书目》^④等，而且广辑散佚的著述题跋，成为董其昌研究乃至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研究的基本参

* 本文获得江苏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支持项目资助。

① 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

② 《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396页。

③ 前揭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第3册，第179页。

④ 李丹、武秀成《一部伪中之伪的明代私家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辨伪探》，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4—215页。该文经过详细考证，认为《玄赏斋书目》是一部伪中之伪的私家书目。《董其昌全集》收入此书目，乃出于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的考虑。

考文献，程功至鉅，嘉惠学林。然而，正如严文儒先生《前言》所说“为名人编修全集，历来都是不易之事”^①，由于种种原因，《董其昌全集》搜罗的作品难免不尽详备，偶有遗漏。今即从明万历间王氏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和清代《京江张氏家集》中撷拾董氏佚文二篇（另遂录徐邦达先生所见佚札一通，兼补陈继儒集外文《惺怀居士传》），并略作考述，以飨同好。

一 《震泽先生集序》

文恪公，昭代伟人也。其文章著撰，则千秋宗匠也。余不佞，未朏而诵公之牋，长而企公之品。既忝职天禄，悉公立朝之远猷，纶扉之鸿笔。晚而税驾五湖之滨，师公难进易退之节，壁立千仞。今且读公之集，慨公经世之学，维世之识，贯穿天人。扬扨今古之手眼，炳炳麟麟，金石可泐，大业不朽矣。嗟乎！公之风节在朝廷，文章在海内。即无论中秘之奇，名山之藏，全豹莫窥。如制举八股之艺，开辟一代。士之茹其华而餐其实者，迄今如一日也。坡仙有云：“山川奇丽秀杰之气，恒为能文者用。”其原本足以相发，精灵足以相往来也。公钟扶舆之清淑，挟巨浸之浩淼，吞吐日月，嘘吸江汉，亘代挺生，夫岂偶然也哉！今虽乘箕尾，游帝乡，具区之汪洋，烂而为云烟，荡而为波涛，蹙而为文漪锦澜焉，知非公啐唾之余沫？七十二峰之森峙，结靄閟灵，仙幻恍惚，不可穷诘者焉，知非公之寓笔床茶灶于其间也？以此启祐后人，郁郁三槐，逾久逾茂，为国世臣，为吴世家，宁有既耶？曾孙遵考氏，绳武继兴，拂衣高卧，家学渊源，后先合辙。己丑之役，予幸厕其籍，得所著《白社》《鵲音》二稿读之，泐泐乎何其音之肖也！以之竞爽则合璧，以之嗣响则连珠，藏诸青箱，播成白雪，附而梓之。公之贤裔，可谓善于阐扬先德也已。王筠自言其家七叶之中，人人有集。以今方古，夫何让焉？

云间后学董其昌撰^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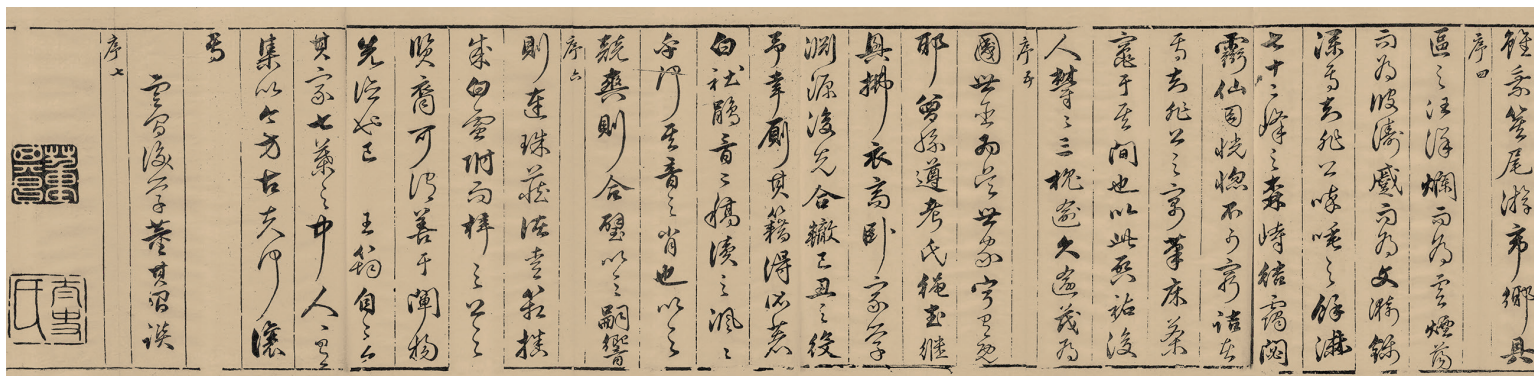
此文辑自天津图书馆藏明万历间震泽王氏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卷首〔图一〕，全序以行草书写，序后有“董其昌”白文方印与“太史氏”朱文方印。虽落款、印章与现存董其昌书法作品相吻合，然书迹不甚相类，或非董氏亲书。耿文光（1830—约1908）《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三《集部·别集类》记所藏《王文恪公集》时出于谨慎，只怀疑它是董其昌风格的作品：“明王鏊撰。明本。玄孙某刊。此板不知何人所写，甚工。前有元宰序，犹是董书。”^③至于写刻者，王重民先生考证曰：“版式与陈仁锡所刻《沈

① 前揭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第1册，第8页。

② （明）王鏊《王文恪公集》卷首，明万历间王氏三槐堂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③ 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山右丛书初编》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

〔图一〕明董其昌《震泽先生集序》 明万历王氏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 天津图书馆藏



石田集》相同，盖同为陈元素所写刻者。”^{〔1〕}是序又见清宣统间王熙桂等修《太原家谱》（洞庭王氏家谱）卷二五《序跋类上编》，题作《文恪公集序》，文字内容与《王文恪公集》全同，惟序末缺“云间后学董其昌撰”八字^{〔2〕}，应迳录自文集或源自董氏文稿（前者可能性更高）。另外，吴建华先生点校本《王鏊集》亦于《附录一》收录本序，然将“后先合辙”之“辙”误录作“辄”^{〔3〕}。崔建英《古籍中的后印本》一文曾提到《震泽先生集序》，并断定“当作于庶吉士散馆后不久，或在万历二十年前后”^{〔4〕}，事实上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最早竣工于万历三十年（1602）后，董序亦应作于是年之后。

除天津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三槐堂刻三十六卷本《王文恪公集》之外，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地也藏有此版本。该本版心镌“文恪公集”“三槐堂”字样，每卷卷端题“震泽王鏊济之著、吴兴朱国桢文宁订、云间董其昌玄宰阅”〔图二〕。集前除董其昌序以外，尚有嘉靖十五年（1536）霍韬（1487—1540）序^{〔5〕}及万历间朱国桢（1558—1632）序。该本还辑录记载王鏊事迹、评论王鏊著作的《名公笔记》一卷，并收录王鏊曾孙王禹声（1548—1611）撰《鵲音》诗一卷（自序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白社诗草》一卷，题“吴趋王禹声遵考著、吴兴朱国桢文宁订、云间董其昌玄宰阅”，是比较精善的本子^{〔6〕}。

洞庭东山王氏是江南名宦望族，有明一代人才辈出，子孙簪笏相继，声望享誉朝野。王鏊（1450—

〔1〕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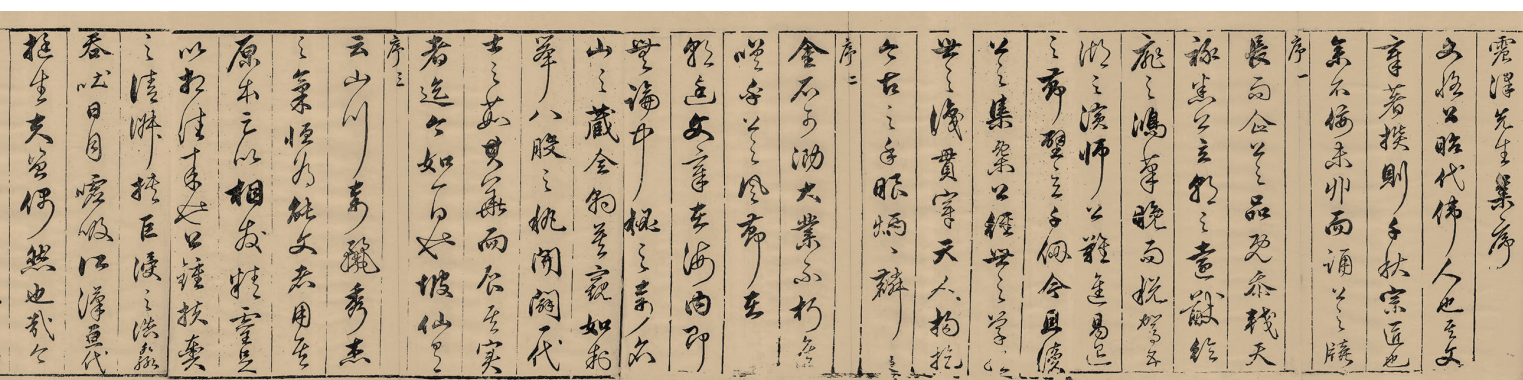
〔2〕 （清）王熙桂等修《太原家谱》卷二五，《中华族谱集成·王氏谱卷》第17册，影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巴蜀书社，1995年，第307页。

〔3〕 （明）王鏊著、吴建华点校《王鏊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4—675页。

〔4〕 崔建英《古籍中的后印本》，《图书情报工作》1989年第6期，第40页。

〔5〕 霍韬《叙文恪公集》乃为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震泽先生集》而作，万历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则是嘉靖刻本的修订本，故保留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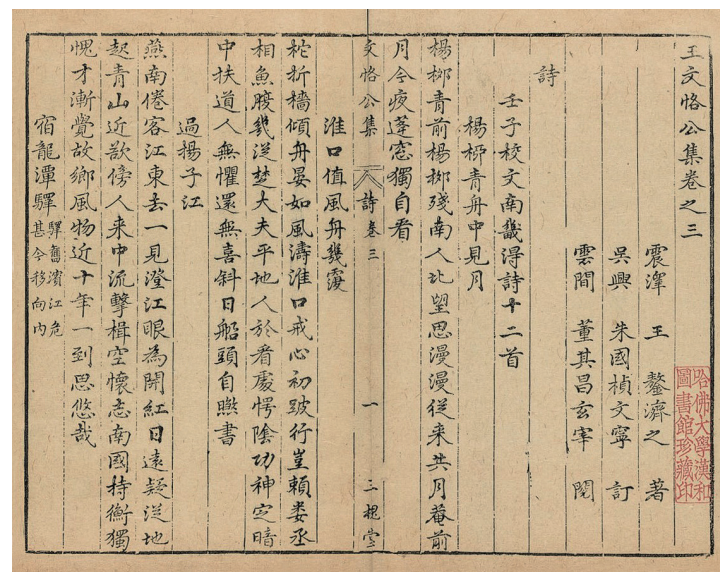
〔6〕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680页；前揭王鏊著、吴建华点校《王鏊集·前言》，第6页。



〔图二〕明万历王氏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卷三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1524), 字济之, 号守溪, 成化间乡试、会试皆第一, 廷试以进士第三人及第, 累仕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他为人正直, 为官清廉, 以八股文名重于生前, 且精通诗学, 积极倡导古文辞, 即董其昌序中所谓“风节在朝廷, 文章在海内”。四库馆臣谓王鏊“时文工, 而古文亦工”^{〔1〕}, 《明史》本传则意其开创文学新风, 使“弘、正间, 文体为一变”^{〔2〕}, 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钱谦益(1582—1664)《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少傅鏊》就称:“文章以修洁为工, 规摹韩、王, 颇有矩法。诗不专法唐, 于北宋似梅圣俞, 于南宋似范致能, 峭直疏放, 于先正格律之外, 自成一家。”^{〔3〕}王鏊子王延喆(1483—1541), 字子贞, 官至大理右寺副; 孙王有壬(1518—1583), 字克夫, 号文峰, 官太常少卿; 曾孙王禹声, 字遵考, 号闻谿, 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曾知承天府。王鏊家族累世为官, 仕途显达, 故董其昌有“郁郁三槐, 逾久逾茂, 为国世臣, 为吴世家”的赞语。

朱国桢《震泽王文恪公集叙》称“玄孙文学永熙及经辈, 合梓之家塾。以己丑之役, 不佞附公骥尾, 辱在通家, 委之集序, 而因得卒業焉”^{〔4〕}, 董其昌所谓“己丑之役”即指万历己丑(十七年, 1589)“王鏊玄



〔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别集类》,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1493页。
〔2〕 前揭《明史》卷一八一《王鏊传》, 第4827页。
〔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第276页。
〔4〕 前揭王鏊著、吴建华点校《王鏊集》, 第673页。

〔图三〕明董其昌《溪山仙馆图》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采自齐渊编著《董其昌书画编年图目》上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孙王永熙与王经等筹资兴工，重校刊行王鏊诗文集”^{〔1〕}。是年，董其昌应王禹声等人的邀请参与王鏊诗文集编刻，并承命作《震泽先生集序》，从而奠定与“为吴世家”洞庭东山王氏的深厚友谊。《画禅室随笔》卷三《记事》载：“七夕，王太守禹声招饮于其家园。园即文恪所投老，唐子畏、郝元敬诸公为之点缀者。是日，出其先世所藏名画，有赵千里《后赤壁赋》一轴，赵文敏《落花游鱼图》《溪山仙馆图》，又老米云山，倪云林《渔庄秋霁》，梅道人《渔家乐》手卷，李成《云林》卷，皆希代宝也。”^{〔2〕}

王禹声组织的文人雅集宴饮活动给董其昌留下深刻印象，天启三年(1623)四月十九日，董其昌仿赵孟頫笔法作《溪山仙馆图》轴〔图三〕，自题：“庚子秋七夕，余舣棹姑苏，同年王文考，乃文恪公之孙也，觴余园亭，大出家藏名画见示，中有倪元镇、黄子久及赵文敏《溪山仙馆图》。吴兴画多学赵伯驹、董北苑，独此图以右丞、关仝参合成之，又题款楷书妙绝，当为生平得意笔。更数年访之，赵画已飞去，独倪迹犹存。闻山阴朱家收一轴，未知是王氏所藏不。偶拟为之，因记。天启三年岁在癸亥四月十九日，舟次震泽村，同观者杨彦冲。玄宰。”

庚子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时距“己丑之役”已有十余年，董、王二人的关系必然愈发紧密。这类发生在文化繁盛、书画鉴藏活动频繁之地的社交性雅集活动，是董其昌辉煌艺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文人士大夫们以诗、文、书、画等为纽带进行频繁的艺术互动与社会交际活动，才最终促成明清江南文化的繁盛局面。

目前的董其昌研究，较多注意到他与太仓娄东王氏——王锡爵(1534—1610)、王衡(1561—1609)、

〔1〕 前揭王鏊著、吴建华点校《王鏊集·前言》，第5页。

〔2〕 前揭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第3册，第148—149页。

王时敏(1592—1680)祖父孙三人，和太仓琅琊王氏——王士骐(1554—约1614)、王鉴(1609—1677)^{〔1〕}祖孙二人的深厚情谊，至于同洞庭东山王氏的往来交游则由于材料稀缺、散落而罕获关注。《震泽先生集序》的记载正可补充相关研究的缺憾。

二 《明布政使司经历绍南张公传》

丹徒绍南张公柏，种德君子也。先世于元季由豫迁润，建文朝有以忠节传者。祖、父逸江、南桥两先生，俱以轻财好施闻于闾里。南桥公每岁冬月，作糜于门，以饷饥者。一日，忽有道人踵门，南桥公入将具食，出则觅之不得矣。南桥公心讶之，但见壁间题诗数语，笔墨如飞，几上则置黄旗白金焉。公时侍侧，曰：“匹夫匹妇苟存心仁爱于民，物必有所济。天其或者恐吾倦于施也，不然，是将降大厉，而先示吾以黄旗白金之用也。”南桥公年跻八十卒，先世积累之资悉因施与散去。公因出入经营，不憚劳苦。每贸易，子母辄倍，用是家业益隆隆起，而公曰：“吾庶几可继先志矣。”于是，贫者贷之以粟，寒者给之以衣，病者药之，死者棺之。每岁积券成束，悉焚去，而亦不令人知。

岁当己丑，吾适计偕来都门，过京口，见饥民累累提携，老弱不绝于路，心窃悯之。继闻江南守臣以大侵，告天子下诏议蠲议赈，又劝好义者出粟，按数差等授职旌其门。而京口则公首应诏，为厂于城西四区，地近茅峰，去城百里，山瘠人浇，易为盗贼。公慨然曰：“不急赈且生变，吾当倾度以救此一方民。”于是请于守令，陆运米千石以往。凡薪水、工役、钟釜、杓箸、出纳之数，给散之条，皆手自经画，如经家事。妇女孩稚别置一厂，先于男子。疾病者给医药，无衣者给棉絮。处置周详，罔有失所。至庚寅春，或议停止，公慨然曰：“青黄不继，在此时为尤急，如中止，则苟延旦夕之民俱委沟壑矣。如前功何？”于是，接赈两月，至夏麦登场而后止，所全活盖数万人，而公之囊空如洗矣。守令核出粟之数，将以上闻，公曰：“吾侪为同里谋，何敢言德，且借是以博官秩，吾愧焉。”卒不以告，守令约略以千石闻，朝议褒之，授布政使司经历。

予尝谓我国家慎重名器，非由科目举辟进者资格后先，虽一命不相假，非若汉唐末季富商大贾乳臭之子可以朝为贩竖暮为大夫，若是滥也。然今之挟资者遇乡饥困，往往坐视不为之所，即奉明诏而踊跃从事者几人哉？若公之睦姻任恤措置咸宜，使出而膺民社之任，吾知其必河润千里也，而又欽然不居，则隐德之在人，又岂区区慷慨好施者比乎？

公生而失母，父妾徐抚养鞠育之。徐卒，公为持慈母服，每岁必扫其墓而哭之，戒子孙享

〔1〕 关于王鉴生卒年，旧据乾隆《镇洋县志》和《清史稿》等推定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白谦慎、章晖《王鉴生年考》(《中国书画》2009年第11期，第60—64页)与李安源《王鉴生年考》(《齐鲁艺苑》2010年第2期，第19—21页)据王鉴自撰跋识等订作当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今采纳此说。

明布政使司經歷紹南張公傳
丹徒紹南張公柏種德君子也先世於元季由豫遷潤建文朝有以忠節傳者祖父逸江南橋兩先生俱以輕財好施聞於閭里南橋公每歲冬月作糜於門以餽饑者一日忽有道人踵門南橋公入將具食上則置黃旗白金焉公時侍側曰匹夫匹婦苟存心仁愛於民物必有所濟天其或者恐吾倦於施也不然是將降太厲而先示吾以黃旗白金之用也南橋公年踰八十卒先世積累之貲悉因施與散去公因出入經營不憚勞苦每貿易手輒執之用是家業益隆隆起而公曰吾庶幾可繼先志矣於是貧者貨之以粟寒者給之以衣病者藥之死者棺之每歲積券成束悉焚去而亦不令人知歲當己丑吾適計偕來都門過京口見饑民羸羸提攜老弱不絕於路心痛憫之繼聞江南守臣以大祲告天子下詔議蠲賑又勸好義者出粟按數差等授職旌其門而京口則公首應詔為賑於城西四區地近孝孝峰去城百里山瘠人饑易為盜賊公慨然曰不急賑且生變吾當傾貲以救此一方民於是請於守令陸運米千石以往凡薪水工役鍾釜杓箸出納之數給散之條皆手自經畫如經家事婦女孩穉別置一廩先於男子疾病者給醫藥無衣者給棉絮處置周詳罔有失所至庚寅春或議停止公慨然曰青黃不繼在此時為尤急如中止則苟延旦夕之民俱委溝壑矣如前功何如是接賑兩月至夏麥登場而後止所全活蓋數萬人而公之囊空如洗矣守令覈出粟之數將以上聞公曰吾儕為同里謀何敢言德且借是以博官秩吾愧焉卒不以告守令約略以千石聞朝議寡之授布政使司經歷余嘗謂我國家慎重名器非由科目舉辟進者資格後先雖一命不相假非若漢唐末季富商大賈乳臭之子往往以朝為販鬻為大夫若是濫也然今之挾貨者遇鄉里饑困往往以朝為販鬻為大夫若是濫也躡從事者幾人哉若公之睦鄰任郵置咸宜使出而齊民社之任吾知其必河潤千里也而又欲然不居則隱德之在人又豈區區慷慨好施者比乎公生而失父母矣徐撫養鞠育之徐公為持慈母服每歲必掃其墓而哭之戒子孫享祀勿替親族中貧乏者屢遺不絕不待其告也其篤於孝友又如此子三人長鳳翼次觀宸次鳳儀皆好施與有父風余休官後往來京口常主於觀宸之培風閣因得悉公之生平而益歎鄉里有善人則國之賴其才與民之受其福者均不淺也爰秉筆而為之傳

贊曰疏傳家居每好施與不治生產有諷之者輒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公非若疏傳之有官祿也而少有贏余輒供施與真若不為子孫計者而不知公之所以貽子孫者遠且厚也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吾於公卜之矣

祀勿替。亲族中贫乏者馈遗不绝，不待其告也。其笃于孝友又如此。子三人：长凤翼、次觀宸、次凤仪，皆好施与，有父风。

余休官后，往来京口，常主于觀宸之培风阁，因得悉公之生平，而益叹乡里有善人则国之赖其才与民之受其福者均不浅

也，爰秉笔而为之传。赞曰：

疏傳家居，每好施与，不治生产，有諷之者，輒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公非若疏傳之有官祿也，而少有贏余輒供施与，真若不為子孫計者，而不知公之所以貽子孫者遠且厚也。

《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吾于公卜之矣^{〔1〕}。

此文辑自张学华(1863—1951)辑《京江张氏家集》卷七《外集三》〔图四〕，清康熙间张九征(1617—1684)初修、道光间张永清等续修《京江张氏家乘》卷一〇亦载有残篇，缺自“由科目举辟进者”至传末三百余字^{〔2〕}。考《京江张氏家乘》卷五载张柏“生嘉靖壬辰五月初一日，卒万历己亥(二十七年，1599)四月初五日，享年六十八”^{〔3〕}。万历二十七年春，董其昌因在皇子讲官任上忤权臣意，“升湖广副使，奉旨以编修养病”^{〔4〕}，此后二十年间，他主要休病于江南，潜心书画，而传末自述作于“休官后”，姑系之于万历二十七年。

传中“岁当己丑”，即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万历十六年冬“因太学范尔孚之赞助，得以进京赴试，得中(戊子举人)第三”^{〔5〕}，第二年春“中试己丑科焦竑榜进士”^{〔6〕}，六月改庶吉士。故传文所谓“适计

〔1〕 张学华辑《京江张氏家集》卷七，《清代家集丛刊》第83册，影民国松荫堂刊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366—368页。

〔2〕 (清)张九征初修、张永清等续修《京江张氏家乘》卷一〇，《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影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巴蜀书社，1995年，第498页。

〔3〕 前揭张九征初修、张永清等续修《京江张氏家乘》卷五，第368页。

〔4〕 (明)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五《引年乞休疏》，前揭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第1册，第181页。

〔5〕 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17页。

〔6〕 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年谱新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偕来都门，过京口”，实指赴京参加进士考试而途经京口，期间便知晓张柏(1532—1599)应诏赈灾的义举。张柏次子张觐宸(1569—1645)与董其昌系莫逆交，《明布政使司经历绍南张公传》(以下简称《张柏传》)自是应张觐宸之请而撰。清初何金鉴《张修羽先生传》载：“公讳觐宸，字仲钦，别号修羽，润州丹徒人也。……与董思白、陈眉公二先生为莫逆，比过京口，相与披览书画，摩挲金石，核真贋，考时代，鉴别精微，二先生为之心折。”¹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八《孝义》载：“张觐宸，字修羽，丹徒人，柏子。……构阁南城，署曰‘培风’。云峦满目，日啸吟其上。与董尚书其昌、陈征君继儒披览图画，摩挲金石，相善也。”²“修羽”实为张觐宸别号，光绪《丹徒县志》卷三五《人物·隐逸》“张觐宸”³也可证《镇江府志》所载有误。有关《张柏传》涉及的人物行事及张觐宸家族世系，明清记文、行状、方志等可检验真实性。为免繁芜驳杂，暂不详述，俟他日另付专文讨论。

张觐宸是明末江南著名的书画鉴藏家，董其昌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十九日题沈周(1427—1509)《东庄图》册时以“博雅好古”⁴誉之，所筑“培风阁”与项元汴(1525—1590)“天籁阁”同为当时享有盛誉的书画名楼，嗜好书画的董其昌自称“往来京口，常主于觐宸之培风阁”。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山水》册后有笪重光(1623—1692)跋[图五]，也说“文敏每过京口，必馆于张氏园亭”⁵，董、张二人以书画为媒介展开的交流互动频频可见。《容台别集》卷三《书品》：“丁巳三月，过京口，访张太学修羽，出所藏杨少师真迹，赏玩弥日。”⁶“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⁷。《董其昌全集》据《石渠宝笈续编》卷六七录有《董其昌杂书》：“今年八月，从京口张太学修羽观永兴《庙堂碑》真迹，叹赏之次，更有悟入，因重书一通。……天启元年，岁在辛酉十月八日。其昌。”⁸唐志契(1579—1651)《绘事微言》卷四载：“赵希远云：辛酉秋，余同宗伯董玄宰公至京口访张修羽，见其所藏黄子久《浮峦暖翠》，章法、笔法、墨法与诸作迥绝。宗伯

1、前揭张学华辑《京江张氏家集》卷七，第370—371页；前揭张九征初修、张永清等续修《京江张氏家乘》卷一〇，第500页。

2、(清)高德贵修、高龙光增修、张九征纂《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八《孝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3册，影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3、(清)何绍章等修、杨履泰等纂《光绪丹徒县志》卷三五《人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1号，影清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75页。

4、庞元济撰、李保民校点《虚斋名画录 虚斋名画续录》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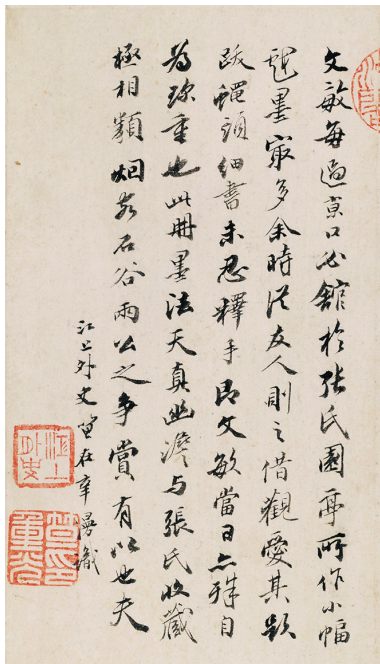
5、此作现存故宫博物院，跋文见(清)陆时化撰，徐德明校点《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5页。

6、前揭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第2册，第565页。

7、《石渠宝笈三编》《容台别集》等作“丁巳”，任道斌《董其昌系年》“万历四十五年(1617)丁巳”下云“(三月)十九日游京口，为张修羽跋沈周《东庄图册》，观赏张氏藏杨凝式草书真迹”(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8页)，郑威《董其昌年谱》与此同(第112—113页)。然而，《董其昌系年》“万历五年(1577)丁丑”下复据《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四所作“丁丑三月”云董其昌是年“三月，游镇江京口，观张觐宸珍藏五代杨凝式《韭花帖》真迹，赏玩终日，欣叹不舍”(第7页)，《董其昌年谱》亦同之(第13页)。考《京江张氏家乘》卷六云张觐宸“生明隆庆己巳正月二十八日，卒本朝顺治乙酉十一月十六日，寿七十七”(第390页)，万历五年甫九岁，尚不知收藏名家书画，当以作“丁巳”为是。《董其昌年谱新编》仅于万历四十五年三月下云“是月，乘舟过京口，访张太学修羽，赏玩其所藏杨少师真迹”(第197页)，甚是。

8、前揭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第8册，第300页。

〔图五〕明董其昌《山水》册后笈重光跋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明陈继儒《惺怀居士传》
采自前揭《京江张氏家集》卷七，第368—370页

惺懷居士者古潤人也姓張氏名鳳翼字君羽晚號惺懷人稱爲惺懷居士幼爲諸生輒棄去隱於詩酒間卽斬文僖舊圖創樂志園日夕與二三知己嘯歌其中古木千尋怪石萬狀曠然作濠濮間想郭五游嘗曰以見道人而爲莊生逍遙之游如居士者方不膏盲泉石耳然性喜任事丹徒學宮後山有塔形家以爲不吉居士倡議遷之而龐令時雍持不可居士乘其入覲一夕卽徙於城南之鼎石山當是時居士家饒於貲遇事有裨益於地方者每不計利害傾囊爲之而有司或私派則一文不與嘗對諸同學曰吾爲桑梓謀故爾何至以貲財媚當路也未幾時雍歸大怒遂以得塔中舍利爲名且羅織居士他事謂不宜買楊文義宅徧申院道將興大獄庭訊時居士從容對曰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從古如斯何庸置問唐憲宗贖魏徵之宅還其子孫何嘗詰責時之買者明公未讀唐書耶時雍無以難會巡按御史視學居士囚服呼冤同學程克康前啟曰遷塔公事也以爲有罪則學官弟子生居其首罪應坐生今舍生而罪張是利其財而枉之也如公議何御史曰吾輩張生亦非利塔中舍利者釋不問事以解而居士之名震一時矣海內氣節之士及文人詞伯無不願交居士至有以未得一面爲憾者居士益自負奇偉遇知交貧困輒竭力扶助負氣任事尤甚曩時家以中落而居士間居別業作物外觀遇有感憤事輒過克康之墓而哭之蓋不忘昔年事也自遷塔後癸卯以來學中諸生皆連傷無一科報罷者謂非居士之力哉余與其弟修羽先生稱莫逆交因得時相過從游於其所謂樂志園者余曰君之樂志其諸司馬溫公之獨樂乎居士曰不然園林逆旅過眼雲煙吾何樂乎此吾之志唯期閭里無不安之人守令無不公之事安居樂業共享太平耳嗚呼其斯爲惺懷居士歟

陳繼儒一首
惺懷居士傳

云：我所见黄子久画不下三十幅，要之此幅为第一。属余收缩小帧，以便随身展观。”^{〔1〕}辛酉，即天启元年(1621)。万历四十四年(1616)，董其昌因“民抄董宦”之祸而避地苏州，往来于京口张覲宸、吴兴朱国桢间。清初顾复《平生壮观》卷一〇《董其昌·京口张氏藏画册》：“翁遭家难时，避地丹徒张修羽家。张氏古迹最多，翁乃临摹其精粹者与之，故其所得多且佳也。”^{〔2〕}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提到曾亲见董其昌致张覲宸手札真迹一通，惜所录非完帙，且为《董其昌全集》失收，今谨逡录于此^{〔3〕}：

此来□笔砚之后，遂不得大快观书观画，怏怏别去矣。赵行之今画史秀绝之笔，欲临写古画，非清闷阁多留旬日不可。闻丈已许居停，敢再希耳，感之。行之愿丈齿舌锡游扬其声价。弟其昌顿首，修羽兄丈先生。

《京江张氏家集》和《京江张氏家乘》所收董其昌《张柏传》后，均载录董氏知交挚友陈继儒(1558—1639)所撰《惺怀居士传》(《京江张氏家乘》题作《惺怀公传》)〔图六〕，而现存各种陈继儒诗文集皆未

〔1〕 (明)唐志契著，王伯敏点校《绘事微言》卷四，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04—105页。

〔2〕 (清)顾复撰，林虞生校点《平生壮观》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9页。

〔3〕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收^{〔1〕}，今并予辑录，以供全集编者资取^{〔2〕}：

惺怀居士者，古润人也。姓张氏，名凤翼，字君羽，晚号惺怀，人称为惺怀居士。幼为诸生，辄弃去，隐于诗酒间，即靳文僖旧圃创乐志园，日夕与二三知己啸歌其中。古木千寻，怪石万状，旷然作濠濮间，想郭五游尝曰：“以见道人，而为庄生逍遥之游。”如居士者，方不膏肓泉石耳。然性喜任事。丹徒学官后山有塔，形家以为不吉，居士倡议迁之，而庞令时雍持不可，居士乘其入覲，一夕即徙于城南之鼎石山。当是时，居士家饶于贵，遇事有裨益于地方者，每不计利害，倾囊为之，而有司或有私派，则一文不与。尝对诸同学曰：“吾为桑梓谋故尔，何至以贵财媚当路也！”未几，时雍归，大怒，遂以得塔中舍利为名，且罗织居士他事，谓不宜买杨文襄宅，遍申院道，将兴大狱。庭讯时，居士从容对曰：“王谢堂前燕子飞入人家，从古如斯，何庸置问？唐宪宗赎魏徵之宅还其子孙，何尝诘责时之买者？明公未读《唐书》耶？”时雍无以难。会巡按、御史视学，居士囚服呼冤，同学程克廉前启曰：“迁塔公事也，以为有罪则学宫弟子生居其首罪，应坐生。今舍生而罪张，是利其财而枉之也。如公议何？”御史曰：“吾观张生，亦非利塔中舍利者。”释，不问事以解，而居士之名震一时矣。海内气节之士及文人词伯无不愿交居士，至有以未得一面为憾者。居士益自负奇伟。

遇知交贫困，辄竭力协助。负气任事，尤甚曩时，家以中落，而居士闲居别业，作物外观。遇有感愤事，辄过克廉之墓而哭之，盖不忘昔年事也。自迁塔后，癸卯以来，学中诸生皆连雋，无一科报罢者，谓非居士之力哉！

余与其弟修羽先生称莫逆交，因得时相过从，游于其所谓乐志园者。予曰：“君之乐志，其诸司马温公之独乐乎？”居士曰：“不然。园林逆旅，过眼云烟，吾何乐乎此？吾之志，惟期闻里无不安之人，守令无不公之事。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耳！”呜呼！其斯为惺怀居士欤！

张凤翼(1557—1614)，张柏长子，张觐宸兄。前引《张修羽先生传》、康熙《镇江府志》已证实陈继儒与张觐宸关系并非泛泛之交，传文更自言“与其弟修羽先生称莫逆交”，故而应请为传。

借由《张柏传》及地方史志、书画题跋等相关史料，可以确定董其昌生前与培风阁主人张觐宸长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书画是维系二人频繁往来的重要媒介。散落在《京江张氏家集》中的董其昌佚文，为深入考索鉴藏家张觐宸及其世系提供了材料，并为研究董其昌的人际关系网络补充了新内容。

〔1〕 现存陈继儒诗文集版本，主要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史兆斗刻《陈眉公集》十七卷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明崇祯间刻《白石樵真稿》二十八卷与《晚香堂集》十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53—54册，黄山书社，2015年)等，均未收《惺怀居士传》。

〔2〕 前揭张学华辑《京江张氏家集》卷七，第368—370页；前揭张九征初修、张永清等续修《京江张氏家乘》卷一〇，第499页。

三 结语

董其昌的诗文集《容台集》主要有三种刻本：其一由长子董祖和(1586—1662)^①、长孙董庭辑于崇祯二年(1629)，次年刊刻，前有陈继儒崇祯三年七月朔日所作序，包括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通称“崇祯三年本”或“十七卷本”。其后，董祖和携稿至闽中重刻，此本有大儒黄道周(1585—1646)崇祯八年(1635)所作序，含文集十卷、诗集四卷、别集六卷，通称“崇祯八年本”或“建宁刊本”。另外，上海图书馆藏《容台集》，计文集十卷、诗集四卷、别集六卷，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谓刊刻时间是明末清初^②，通称“二十卷本”。该本虽无黄道周序文，疑即“崇祯八年本”^③。

今从明万历间王氏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和清代《京江张氏家集》中撷拾董其昌佚文两篇(并迳录佚札一通)，此二文尽管皆作于明神宗万历年间，早于《容台集》的编定刊刻，但董氏子、孙却将其遗忘在《容台集》之外。二文所以未能收入文集，自有原因。其中，《震泽先生集序》是为好友王禹声刊刻《王文恪公集》所作序文，《容台集》失收或是因文章散落而难寻；《张柏传》则属应酬之作，写毕或即付予张氏子孙，此后董氏子孙未获寓目而致使漏辑。就价值而论，这两篇佚文的发现，除可弥补《董其昌全集》的缺漏和遗憾之外，更为考察董其昌与洞庭东山王氏、丹徒江口张氏的交往活动增补新材料。

附记：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提出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师弟韩超、陈天澍帮助获取资料，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① 董祖和生卒年，参见颜晓军《董其昌诸子及董氏第宅》，《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6期，第109页。

②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

③ 有关《容台集》版本的考述，参见颜晓军《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1页。